

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 10.1

screw moss

目录

第十章乡村地区的集体（第一部分）	3
介绍	4
阿拉贡之旅	6
卡兰达	7
莫尼沙（Muniesa）	9
阿尔巴拉德辛卡（Albalate de Cinca）	11
格劳斯（Graus）的集体化	14
阿尔科拉的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	21

第十章 乡村地区的集体（第一部分）

介绍

所有参与者和观察家都认为，农业集体的范围和性质比工业集体更为广泛和彻底。农村集体往往与国家政权所在地相隔，而且具有长期的农村共产主义和激进的造反传统，因此，农村集体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蓬勃发展。

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只能看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不能经受现实生活考验的理论，比没用的理论还要糟糕。为此，本章由一些典型的农村集体的目击报告组成，这些报告的作者与进行土地革命的农民直接解除。这些经验使人们重新相信“普通人”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力，使社会革命得以进行和维持，并成功地解决他们的日常问题。自发性、团结和互助丰富和拓宽了他们的生活（哪怕只是几年，而且是在不断受到攻击的威胁下）。我们也不能忘记，集体化导致了设施和方法的现代化，以及所有人的文化机会。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的，都是由工人自己实现的！

阿拉贡之旅

卡兰达

自由意志主义青年是卡兰达革命的推动力。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村子的生活方式，7月19日之后的革新，全部功劳都属于自由意志主义青年。

当我们走近村里的广场时，我们听到了革命主题曲的重音。”到街垒去！到街垒去！一切为了联邦的胜利！”（CNT-FAI有时被称为”我们的联邦”。）青年们播放着古老的无政府主义赞美诗”人民之子”（Hijos del Pueblo）的录音，回忆着过去几个世纪的英勇斗争。

在村里的广场上，面对教堂，矗立着一座新的花岗岩喷泉。喷泉的底座上刻着大字：”CNT-FAI-JJLL”。（JJLL是自由意志主义青年组织）。喷泉是村子的骄傲，是建筑工人按照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草图，自发竖立起来的。

在4500名居民中，有3500人属于CNT。生产和分配是根据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在1936年7月19日以前，卡兰达还没有这样的组织，但无政府主义者实行宽容，欢迎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团体。

自由意志主义的集体成员和”个人主义者”（小农业主）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有两个咖啡馆：集体的咖啡馆免费供应咖啡，在另一个咖啡馆里，”个体户”喝咖啡要付钱。集体经营着一家理发店，每周两次免费理发和（如果需要）免费刮胡子。

货币被取消了，代之以凭证。食品、肉类和其他一切供应品，在充足时按量分配，在短缺时公平配给。集体允许每人每周喝 5 升酒。医疗和药品都是免费的。连邮票都是免费的。不收房租。住房、楼房维修、水、气、电……都是免费供应，不仅对集体成员，对”个人主义者”也是如此。村里的电力来自于瀑布。衣服也不缺。通过与巴塞罗那纺织厂的交易，用石油换取布匹、衣服等。服装每天轮流分配给 40 人。

市议会由 6 名成员组成，其中 3 名来自 CNT，3 名来自自由意志主义青年。青年人非常活跃。他们建立公共浴池、图书馆，开展文化活动等。电影院是集体的。除了一些小商店愿意保持独立外，其他都是集体化的。土地以十人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耕种一个区域。每个队都会选择自己的代表。工作队根据”亲密程度”自由组成。银行被关闭，7 万比塞塔资产被市政府没收，用于购买物资。

集体的展示场所是新组织的费勒（Ferrer）（自由意志主义进步派）学校，它设在一个旧修道院里。该集体又从巴塞罗那请了 10 名教师。学校的用品、课桌、凳子和其他设备都是集体捐赠的。学校配备了一个孵化室和温室。学校以前只有比较少数的特权儿童上学，现在能容纳 1233 名学生。有天赋的孩子由集体出资送入卡斯佩的中学。卡兰达民兵自愿将自己的积蓄寄给他们的社区家庭，即集体，而不是寄回自己家。

莫尼沙 (Muniesa)

在 7 月 19 日之前，莫尼沙 (Muniesa) 的 1,700 名居民并没有强烈的集体化冲动。该地区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也没有发生过战斗。没有大地主（因此也没有没收）。只有穷苦的农民在他们的小财产中艰难地挣扎着谋生。

但 7 月 19 日以后，一种新的精神把莫尼沙从昏昏欲睡中摇醒。华金-瓦连特 (Joaquin Valiente) 带来了新的秩序。他曾在巴塞罗那生活了 17 年，并在那里了解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当他回到莫尼沙，是一个深信不疑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新”意识形态的火热表现者。他提出的集体化的建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农民来讲，情况并不顺利，他们已经开始接受改变，他们决定集体化。华金-瓦连特被选为市长。

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公社在村民大会上组织起来。瓦连特主持了会议。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面包与自由》。其中一位成员大声朗读了书中的节选。”这就是新的福音！这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如何为所有人建立福祉！”

面包，肉，油，酒，以及其他一些产品，是通过存放产品的社区中心免费向农民发放的。但许多商品必须到别处去购买。公社委员会为大家代购，按量购买。会议决定，这些补充供应品（除了决定应该免费的商品外）应该由消费者个人支付。为此，公社委员会印制了 10 万比塞塔的地方货币

(其他地方不能流通)。为了从公社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补充商品，每个成年男女每天都被分配到 1 比塞塔，儿童则为 50 分。

我问道，” 你不怕无限量的免费酒会导致过度饮酒吗？”

” 决不会。这里没有人会喝醉。我们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一年，大家都很满意……”

在当地的 10 万比塞塔货币中，只有 1.1 万比塞塔用于流通。剩下的 8.9 万比塞塔由公社委员会储备。这种地方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信物，没有利息。每个人 (如上所述) 都分到同等数额的钱。没有人梦想着囤积，因为没有人能够积累资本。

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没有教师，也没有足够的教育用品。为了吸引教师，公社愿意做任何事情。巴塞罗那的教师工会答应派教师来。同时，至少有两个村民在教大孩子读书写字。

傍晚时分，当我和我的旅伴躺在我们的临时住处（我们第二天早上离开）时，我说道：

本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当我们看到这个村子里的农民，通过他们的合作劳动，凭借信心、献身精神和实际常识，在自由公社里，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时，这些学术讨论就显得非常抽象和不切实际：农民对理论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健康的常识，被他们自己的经验所证实，告诉他们，共同劳动比单独劳动能取得更多的成就。而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数百个村庄里… …

阿尔巴拉德辛卡 (Albalate de Cinca)

阿拉贡的阿尔巴拉特-德辛卡村离加泰罗尼亚边境不远。在这里，和莫尼沙一样，农民对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和小农们击溃了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并组织了他们的集体。事情安排得太仓促，也犯了错误，但在新制度实行一年后，条件大为改善。” 现在情况好多了。” 一个老农民说。” 以前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的边缘，现在我们有吃的，还有其他东西免费提供……”

到了早上 7 点，村里的人都开始工作了。一位患有风湿病的妇女来到社区中心。她想得到去莱里达看专家的旅费。虽然村内取消了货币，但公社还是为必要的对外服务储备了现金。村书记问她：“ 你有医生的证明吗？” “ 没有。” “ 那我不能给你交通费。大会规定，只有在医生授权的情况下，才能提供交通费。” 女子离开去找村里的医生授权。书记员解释说：“ 以前，几乎没有人去城里（莱里达），但现在不用花钱，大家突然都找到了去的理由。” 也许书记员太严格了。无论如何，医生会做出决定。

何塞-玛丽亚-普约 (Doctor Jos é Maria Pueyo) 医生，一个来自萨拉戈萨的中年男子，现在住在阿尔巴拉特-德辛卡。他已经为村民行医了 12

年，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健康需求。这位医生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但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人缘很好。在阿尔巴拉特德辛卡这里，和其他许多西班牙村庄一样，按惯例，每年向医生支付一笔规定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医疗服务……。在集体化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货币被废除了，我们问普约医生：

” 你的工资是怎么算的？ ”

” 集体照顾我。 ”

” 当然，你除了吃喝拉撒、衣食无忧外，还有其他需要。你需要医疗仪器、书籍等许多东西。 ”

” 这些都是集体负责的，就像在城市医院里，管理部门为医生提供一切用品和服务一样…… ”

普约医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新的医学书籍。他曾在巴塞罗那呆过几天，在那里，他所需要的一切都由集体出资购买。由于村里没有药店，医生就自己配药，并为病人提供其他医疗必需品。

” 医生，你对集体化怎么看？ ”

” 在我看来，集体化在道德上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新的制度尚未完善……主要的缺点来自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虽然城市保留了货币制度，但大多数农村集体取消了货币。很多村子自己发行货币。这是很不现实的。如果要废除货币，就应该在西班牙全国各地废除货币。如果要保留货币，就必须有一种固定的、统一的货币，在各地都可以流通。为不同地方发行地方货币是不切实际的。我再说一遍：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应该废除货币，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

几天后，我们在去拜访巴巴斯特罗（Barbastro）工人集体联合会的路上，我们谈到了集体化经济，我提到了我们与普约医生的谈话：

普约医生对集体主义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但是仅限于西班牙需要一种统一货币这一点上。但是，建立统一的经济制度则相反，它破坏了自由，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极权主义……。经济上的多样性，例如集体企业和私人经营的企业并存，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它是自由社会的真正表现和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是，制度化，即由国家并为国家利益而强加统一的经济制度，则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奴役……

格劳斯（Graus）的集体化

格劳斯是位于韦斯卡省北部山区的一个地方，该地区与我所看到的阿拉贡南部的村庄相比，不太适合发展社会化农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北部地区，进展缓慢。新的思想几乎没有渗透到阿拉贡这些孤独的丘陵、山地和山谷中去……。该区由 43 个村庄组成，但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一个，塞卡斯蒂利亚（Secastiglia），是完全集体化的……其他十个村子只有一半的社会化。

我研究得最好的地方是该区首府格劳斯村，我在 1937 年 6 月访问过它。虽然它的人口只有 2600 人，但格劳斯与其说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一个城市。它位于许多道路的交叉口，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商业中心，有许多小企业为农村服务。由于缺乏良田，农业的重要性相对较低。截至 1936 年 7 月，40% 的劳动人口从事商业。其余的人从事工业和农业。20% 的土地需要灌溉。主要作物是谷物、酿酒用葡萄、橄榄和橄榄油、杏仁和蔬菜。约有四分之一的青年工人去加泰罗尼亚或法国工作，几乎同样多的年轻姑娘在城市或国外做家政。各个劳动层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例如，一个机械师的工资是一个农业工人的两倍多。

在同志们的指导下，反法西斯者大胆地进行了激进的社会改革。家庭工资立即被建立起来，保证了所有人的同工同酬和平等权利。一对已婚夫妇每天收到 2 比塞塔，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员，每天增加 1 比塞塔。一个月

后，分成不同面值单位的息票成为普遍的交流媒介。很久以后，由于格劳斯作为贸易中心的相对商业重要性，有必要恢复使用西班牙的官方货币比塞塔作为所有对外交易的衡量标准。但集体继续发行自己的货币，只在当地交易中有效。

部分控制的企业很快就完全社会化了。公社合作市场取代了私人零售商店。一个纺织、手工业和服装中心取代了 25 家小商店中的 23 家。25、30 家私营零售食品店合并为一个食品市场。3 家鞋店中的 2 家被集体化。2 家五金店合并为一家。4 家面包店和面包库合并为 2 家，面包炉不是 3 个，而是 1 个，但足以满足所有需要。

与工业的集体化一样，类似的程序也适用于农业。在格劳斯，和阿拉贡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走向社会化的第一步是组织农业集体。革命委员会首先解决了最紧迫的问题：收割、种植、克服年轻工人的短缺（许多人都在阿拉贡前线作战），并且仍然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量。由于 CNT 和 UGT 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和主动性，购买了更好的犁和更强壮的马，并进行了其他改进。开垦了土地，播种了玉米。1936 年 10 月 16 日，在击退法西斯的进攻 3 个月后，农业集体成立。同一天，运输业实现了集体化，其他新的集体化由 CNT（自由意志主义）和 UGT（社会主义）两个工会安排。11 月 24 日，印刷厂实行社会化，2 天后，鞋店和面包店也实行了社会化。12 月 1 日，商业、医药、药店、马蹄匠和铁匠铺都被集体化，12 月 11 日，橱柜匠和木匠被集体化。这样，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逐步纳入新的社会秩序之中……。

没有强制的集体化。集体成员完全是自愿的，各团体如果愿意，可以脱离集体。但是，即使可以脱离，由于集体好处是如此之大，很少有人会行使这项权利。发起集体化的革命委员会在集体成立后成为协调委员会。随着政府要求的市委会的重新建立，1937 年 1 月，该委员会被解散。

市议会由 4 名 CNT 和 4 名 UGT 议员组成。由全体居民大会选出一名共和党工人担任市长。CNT 和 UGT 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没有摩擦。因此，避免了偏袒，保证了和谐。市长的职位主要是礼仪性的。他没有实权，只能执行组成理事会的两个工会的指示。市议会代表中央政府；它为战争动员士兵，为所有居民提供身份证件等等。集体是完全独立的，市议会不干涉它的任何职能。几乎所有的集体都是如此。

包括交换和分配在内的所有生产，有 90% 为集体所控制。(其余 10% 由小农组成。) 集体的协调职能由一个 8 名成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履行。该委员会分为 8 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高素质的部长领导，部长由两个工会的普通会员委派，任期不固定。CNT 和 UGT 在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相等，每个工会有 4 名代表。所有代表均可由大会随时罢免。这些部门是：文化和公共卫生、统计和劳动。文化和公共卫生，统计和劳动，工业，交通和通信… …

在工业组织中，每个工厂和车间选出一名代表，该代表与劳工秘书处保持长期联系，向其选民汇报并按其指示行事。

各行业、各企业的账目和统计资料都是由统计和总会计部门整理出来的，从而准确地反映了各组织的经营情况和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我看到的清单包括：饮用水、制瓶、木工、制床垫、轮机、摄影、丝厂、糖果、猪肉肉铺、酒厂、电、油、面包店、理发店和美容院、肥皂厂、房屋油漆、锡器、缝纫机、商店和修理、印刷、建筑用品、五金、瓦店、乳品店、自行车修理等。

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流通方面，一切都很协调。例如，小型的私营酒类和软饮料装瓶企业被集体化，迁到一栋最新的建筑物里。在那里，他们在最卫生的条件下装瓶葡萄酒、柠檬水、苏打水、啤酒和白酒，与集体化之前相比，成本更低，质量更好。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在格劳斯发展起来的那种诗情画意的制度太不切实际，必然会崩溃。但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牢固的组织上，与实际的需要、资源和潜力完美地平衡协调……。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小时、每天、每年的状况和每个行业分支的可能性都有精确的统计，从而保证了最高程度的协调。

集体实现了工业现代化，提高了产量，生产出了更好的产品，改善了公共服务。例如，集体安装了提取橄榄油和将残渣转化为肥皂的最新机器。它购买了两台大型电动洗衣机，一台用于医院，另一台用于集体化酒店……。通过更有效的耕作和使用更好的肥料，马铃薯的产量增加了 50%（四分之三的作物卖给了加泰罗尼亚，以换取其他商品……），甜菜和牲畜饲料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以前未开垦的小块土地被用来种植 400 棵果树，……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创新。通过这种使用更好的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方法，以及实行自愿的集体劳动，集体的每公顷产量比个人劳动的土地高出 50%。这些例子终于诱使更多的个人主义者加入了集体。

我还看到了许多其他革命性的变化。在改造后的紧身胸衣工厂里，姑娘们一边为民兵们缝制衬衫和内衣，一边唱着革命赞歌，纪念在马德里前线牺牲的杜鲁蒂……。这些女孩没有义务工作—她们的工资由家庭工资支付—但还是为共同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劳动……。随着产量的增加，家庭工资也增加了 15%。当我们考虑到住房是免费的，煤气和电费削减了 50%，医疗和药品也是免费的，因为这些服务已经社会化了，这种增加就更有意义了。60 岁以上的男性可以免去全额工资的工作，但他们拒绝原地踏步，坚持在最需要的地方捐献自己的劳动力。失业者可以领取全年的全额工资。正如格劳斯的一位组织者告诉我的那样：“不管有没有工作，人们都必须吃饭……。”

在 1936 年 7 月法西斯袭击之前，格劳斯的畜牧业被忽视了，而偏重于商业。但由于与阿拉贡其他地区的通讯中断，交通减少，集体转而集中饲养牲畜 [85]。

在城市附近，建造了一流的养猪场，饲养了大约 2000 头猪。在阿拉贡以及西班牙其他地区，猪是家庭的基本主食之一。杀猪是一种有一定地位的习俗。在冬季，每家都会得到一头猪。对动物的喂养是按照严格的科学路线进行的。我问负责养猪和养牛的同志用什么方法，他们告诉我，经过各种实验，他们决定采用芝加哥的制度。

在城外的其他地区，其他饲养机构也建立了带研究实验室的养鸡场。主要中心占据了一个旧营地的位置。在这个机构中可以找到最多多样化的家禽种类。到明年秋天，大约有 10,000 只动物将被饲养。

所有的系统都是全新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孵化器，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数以千计的小鸡、小鸭、小鹅在特别加热的房间里跳来跳去。阿拉贡各地的观察家们都来参观这个独特的实验室，学习新方法。

当一个集体户想结婚时，会给他一个星期的假期，并付全薪。集体的合作社提供一间设备齐全、家具齐全的房子。集体户可以享受集体的所有服务。从出生到死亡，他都受到保护。他的权利得到尊重，他的义务自愿承担。所有影响到他和他同事的决定，都是在所有成员公开的集会上以民主方式作出的… … 儿童受到特别的关注。最低工作年龄是 14 岁… … 孕妇得到最温柔的产前护理… …

每家每户都会分到一块地自用，有的养些鸡、兔子什么的。集体提供种子和肥料来种植蔬菜。不再需要雇用，也不再需要少女到加泰罗尼亚或法国去找佣人工作。集体取得了真正显著的进步，在几个月内将生活水平提高了 50% 到 100%。更为显著的是，这是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最年轻、

最活跃的工人（现在在武装部队）不在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奇迹不仅要归功于集体的热情，而且要归功于更好、更经济地利用生产劳动和资源……。请记住，40%的劳动力，以前从事无益于社会的活动，现在被引导到有益于所有人的项目上……。

而且互助和团结的精神并不局限于集体的每一个小部门，而是包括所有不同的经济部门，这样，一个部门不可避免的亏空就会被另一个部门的盈余所平衡。例如：美发店和美容店的亏空由利润较高的卡车运输业或用于医药和工业目的的蒸馏酒企业来弥补。

还有其他互助的例子：收容 224 名被法西斯分子夺取的村庄的难民（只有 20 人能够工作，145 人在战斗前线）。25 个主要劳动力生病或终身残疾的家庭领取了正常的家庭工资。尽管有这些额外的开支，集体还是能够进行大量的公共改良（铺设道路、扩大和加深灌溉渠、提供水电等）……。

集体最受欢迎的措施之一是没收了一个地主的财产，他的土地上有一条美丽的小溪流过，而他把所有通向这条小溪的路都堵死了，甚至连自己家雇的工人也要拦住。在没收土地之后，为了让公众享受，决定修建一条美丽的风景公路，向水道缓缓倾斜（连被废黜的地主和他以前的雇员都帮了忙！）。当工程完工时，带着半干旱的西班牙（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特有的对水的热爱，人们在一个优雅的喷泉旁刻下金色的字，上面写着“自由之泉，1936 年 7 月 19 日。”，喷泉清澈的水，是对革命的赞美。

与其他集体一样，格劳斯特别重视教育。美术学校下午有小学生参加，晚上有白天工作的年轻人参加。这主要是一个专心致志的人，一个文化的使徒的引人注目的创造。晚上的课程教授合唱（在西班牙一直很受欢迎）、设计、绘画、雕塑等。

我参观学校时，80 名来自佛朗哥区的难民被安置在离村子几公里处的一个被集体征用的美丽庄园里。两名男教师和一名女教师在大树的遮挡下上课。在主宿舍里，孩子们睡在村民捐赠的朴素但干净舒适的床上。两名妇女在宽大的厨房里做着可口的饭菜，而富裕的前主人每年只在这里住几个星期。食物、家具、床单、人员工资，一切都免费提供。孩子们明显地对这个地方感到高兴，这里有临河的美丽树林，有公园，有游泳池，有农田，有建筑。无疑，他们从未了解过如此美丽的生活。如果情况有利的话，我们的 UGT 和 CNT 的同志会把这个巨大的庄园（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华丽、花哨、人情味十足）改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聚居地，让所有格劳斯的孩子们轮流在这里生活、学习，享受健康的空气和阳光……。

一位集体农产的妇女

一位集体农庄的农民驾驶着新拖拉机

用马拉收割机收割谷物

阿尔科拉的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

阿尔科拉村建立了”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制度是符合科学理论的。阿尔科拉的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是农民的杰作，他们完全无视一切经济规律。他们给自己的社会所赋予的形式，在现实中更多地对应于早期基督教徒的思想，而不是我们工业时代的思想。农民希望拥有”共同的一切”，他们认为实现人人平等的最好办法是废除货币。事实上，货币在他们中间已经不流通了。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从谁那里得到？当然是委员会。

然而，不可能通过一个单一的分配中心来照顾五千人的生活。在阿尔科拉仍有商店，在那里可以像以前一样得到所需的东西。但这些商店只是分配中心。它们是整个村子的财产，前店主并不因此而获利。理发师刮胡子只是为了换取一张配给券。配给券是由委员会分配的。满足所有居民需求的原则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因为配给券是根据每个人都有同样需求的想法来分配的。不存在个人歧视：只有家庭被承认为一个单位。只有未婚者才被视为个人。

每个家庭和独居的人都有一张卡。每天在工作地点打卡，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配给券按卡发放。这个制度的最大弱点就在于：由于至今没有任何其他标准，他们不得不用金钱来衡量所做的工作。每个人，工人，店主，医生，每天都会收到价值 5 比塞塔的工作券。在配给券的一面写

着面包二字：每张配给券可以换取一公斤。但配给券的另一面却明确地标明了价格。尽管如此，这些配给券不能被视为钞票。它们只能与消费，而且数量有限。即使券的数量再多，也不可能买到生产资料，从而成为资本家。只有消费品在销售。生产资料归社员所有。社员的代表是委员会，这里叫地区委员会。它手中掌握着阿尔科拉的所有资金，大约 10 万比塞塔。委员会用村里的产品交换它没有的产品，当它不能通过交换获得这些产品时，它就购买这些产品。但金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只有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效仿阿尔科拉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委员会是家庭的主宰。它拥有一切，它指挥一切，它处理一切。每一个特殊的愿望都应该提交给它。最后，它是唯一的法官。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委员会的成员有可能成为官僚，甚至成为独裁者。农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委员会应该经常更换，使村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委员。

这一切组织之巧妙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在其中看到的只是农民建立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尝试，那就错了，对它进行过于严肃的批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忘记，到目前为止，村里的农业工人，甚至商店老板的生活都非常贫困。他们的需求几乎没有差别。在革命以前，一块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只有少数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才希望得到眼前必需品以外的东西。阿尔科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从事物的实际状况出发的。作为一个证据，我们必须看到，家庭卡将西班牙受压迫最严重的人，即妇女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

我问道。” 如果有人想去城里该怎么办？”

” 很简单，” 有人回答。” 他到委员会去把他的配给券换成钱。”

” 那一个人可以想换多少就换多少？”

” 当然不行。”

这些好心人对我理解得这么慢颇感意外。

” 可是，那什么时候可以有钱呢？ ”

” 只要你需要，就可以。你只要告诉委员会就可以了。 ”

” 那委员会研究原因？ ”

” 当然。 ”

我有些惶恐不安。在我看来，这个组织在” 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 政权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自由。我试图找到阿尔科拉委员会会接受的旅行理由。我没有找到多少，但我继续询问。

” 如果有人 在村外有了未婚妻，他能拿到钱去看她吗？ ”

农民向我保证：他会得到的。

” 他想去就去？ ”

” 谢天谢地，如果他想 去的话，每天晚上还可以从阿尔科拉去看他的未婚妻。 ”

” 但如果有人想去城里看电影。是否给他钱？ ”

” 是的。 ”

” 只要他想去，就给他钱？ ”

农民开始对我的理由产生怀疑。

” 当然是节假日的时候。恶习是没有钱的。 ”

我和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年轻农民交谈，和他交了朋友后，我把他带到一边问他。

” 如果我提议给你一些面包券你会把它们换成钱吗？ ”

我的新朋友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可是你也需要面包？ ”

” 我不喜欢吃面包，我只喜欢吃甜食。我想把我赚的钱都换成糖果。

”

农民很明白这个假设，但他并不需要思考很长时间。他开始大笑起来。”这很简单！如果你想要糖果，你应该告诉委员会。我们这里有足够的糖果。委员会会给你一个许可，你去药店买。在我们村子里，每个人都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

得到这个回答后，我只好放弃了。这些农民不再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感情的角度。但他们曾经生活在其中吗？

中文无政府主义图书馆



screw moss

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治 10.1

知乎

a-lib.net